

# X型系列

汨誦



## 楔子

「爸，小狗爲什麼要抬起一條腿小便。」小孩瞪著一双像媽媽的單眼皮小眼睛。

「如果兩條腿都抬起來，那麼屁股不就掉在地上。」做父親的滿意地說。

卡車旁一隻野狗，放下剛朝著輪胎張開的腿。

「爸，我要尿尿。」

「放學時你不是剛去過嗎？」

「爸，我要尿尿。」

「快到家了。」

「爸……。」站著不動的堅持。

「好，好，到前面的水溝旁去——不要把腿抬起來。」

X X X X

把舞會的入場券交給站在門口的負責人，舞會的場地是大廈的二樓，很寬敞。入口擺有飲料，四週有用來休息的沙發，音响是放在靠裡面的兩個角落，光線是牆上間隔的幾盞小燈，暗得幾乎要摸索才能走動，只有靠著外面的燈光才顯得入口處較爲光亮。音樂傳來熱門的迪士可，人們瘋狂的隨著旋律擺動，談話也幾乎聽不到，兩部大型的冷氣機也跟著音樂而隆隆在响，吐出的冷氣也不能減低人們的熱情。

「來」不由分說的便把她拉進舞池。「很久沒有跳過這種舞了，步法可能也忘記。」他說。

她不置可否，修長的身體跟了過去。

爲了這個晚上，他在幾天前就開始策劃了，如何約她出來？如何接她？如果她沒有空，或已經有了男朋友？那又如何？當然她是答應了，接下來又遇到問題，餐廳裡見面？要兩份晚餐？太貴了，或許在咖啡廳？不行，那種氣氛自己也不大習慣，況且一杯咖啡精泡的咖啡也要四、五十塊，也許是在晚餐時間後的一個小時，那就什麼都免了，又似乎

顯得太寒酸。此外，他又爲穿著煩惱，西裝上衣的款式太老了，襯衫沒有一件看得順眼，最後還是在同學的衣櫥中借了一件T恤。

看著懷裡的她，在幽暗柔和的色灯下，顯得比在公車上更爲嬌柔。

「今天來的人可不少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那邊穿著白色西裝的是今天的主人，他是我的學長，剛畢業。」他又說。

「嗯？」

「今天來的人可不少。」他有點累，大聲的說。

「哦！」她總算搭上了綫。

「休息一下如何？」

「好。」

帶著她穿越密密麻麻的人群，找到一張空著的沙發坐下。在微光下，看到她額頭上有一兩顆亮晶晶的汗珠。鼻尖上也有，只覺得她這晚上說的話，除了「什麼」「嗯」之外，偶而也是短短的一句。石油漲價了，什麼都節約起來，看樣子要在水餃宵夜時來點大蒜，聽說一顆大蒜的能量能推動一輪火車頭。前幾天爲了使舞會中的話題豐富，借了一大堆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藝術、科學、音樂等十幾本書，還好每本也翻不到兩頁，反正看了也派不上用場。

「口乾嗎？我去給你弄杯水。」他突覺在沙發上坐了太久，轉過頭去問她，剛好碰到她的髮尖，傳來一陣很淡的髮油或洗髮精的香味，使他想起某飲料的廣告「能令您心曠神怡。」

「一齊去吧。」她倒體貼。

「近來功課忙嗎？」

「也不算什麼，只是教授指定要看幾本書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有一本是 gone with the wind，看完還要寫每本的報告心得。」

「還在家教英文？」

「唔，老樣子，每星期兩個晚上。」她停了一

下。「這是什麼，怎麼這麼甜？」她皺著眉頭，指着手上的飲料。

「最近免徵糖稅。」他繼續的說：「那麼不是可以幫補一下生活。」

「你們醫學院唸的都是英文，我那敢替你補習

。」

「嗯！哦！我的意思是說……。」突然覺得好像被她傳染了這幾個口字旁的單字。這時傳來一陣柔和的音樂，也不想解釋剛剛被聽錯了的話。拿下兩人手上的杯子，擁著她進入舞池，她忽然像需要



一種安全的保護，靠了過去，迫使他不由自主的抱得更緊。

X X X X

韋南是住在學院附近租一棟公寓房子的四樓，面積大約二十五坪，三房一廳，廚房及衛生間各一。他們一共是三個人，他，永賢和可夫，房子是在巷子內，沒有車輛及其他嘈雜的聲音，只在夏天的下午才聽到樓下小孩子跳飛機或玩躲避球的喊叫。搬進去時，房東交下來的只是一棟空空的房子，爲了家具，他們過了好一陣子「吃生力麵的日子」，後來也漸漸添了一部舊的電視機和一台電冰箱。

「喂，我給你們兩人買了四張舞會的入場券。」連爬四層樓的氣還沒有喘過來，可夫便搖著手上的卡片說。

「甚麼。」韋南嚇了一跳。「要那麼多幹嘛？」

「女的也要票。」可夫說。

「我又沒有馬子，找別人去吧。」轉過頭看看正對著電視機的永賢，「這傢伙是一定去的。」

「你去年工讀時不是有個新聞系的？」

「那已經是當年的事情了。」

「H如何，阿豆前天才碰到她，還問起你，好

像還蠻關心，仍不死心。」

「哦？怎麼沒聽你提過。」

「喂，票是已經買了，不去可不成，老子是爲了你們兩個寶貝才花了這幾天的飯錢，哼！想推掉不去，老子可關了你們。」已平息的那口氣又喘回來。

「敢情，閣下怎麼突然這樣熱心。」韋南逗著。

「你們究竟要去還是不去。」果真那口氣愈喘愈急。

永賢突然站了起來，一句話也不說，走到廚房，開了冰箱，倒了一杯冷水，走向客廳，把冷水遞給可夫，等了一會，聽見急喘的聲音逐漸緩和，方坐下來繼續他的電視節目。

韋南被這一連串的動作靜了下來，覺得有點過意不去。

「好吧！我試試看，如果沒有回音你不要怪我。」

X X X X

×月×日

韋南：

昨天剛收到你的來信，如何？近況好嗎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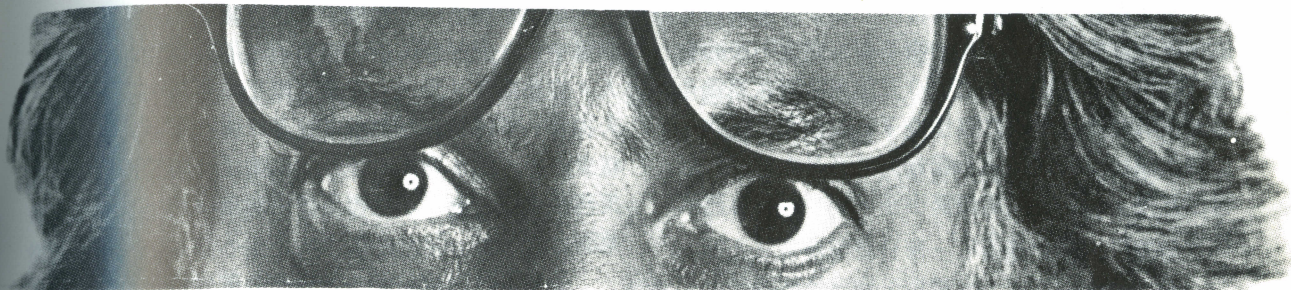
。到了三年級，活動就少了，而且參加的人也不像以前那麼踴躍，上星期我們班想舉辦一個活動，結果舉手的竟然沒有一雙手的手指的總和，也難爲了康樂股長的熱心。

· H ·

×月×日

韋南：

最近也不是很忙，只是辦了點事，因家人要移民到國外，所以陪著他們到處跑，前天送上飛機，昨天我才回到宿舍。近來看了不少電影，不管是在



電視上或是電影院中，每星期最低也有三部，加上學校放映的可能有四五部，這真可以與夏濟安比美，可是沒有像他那種深入的研究。我們的教授也沒有把電影當作題目來作討論材料，有時上課真想打瞌睡，不上嘛又怕點名，真累人。

· H ·

X X X X

雨已經下了好幾天，仍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空氣的濕度，足以令人生出一場病來。雨珠打在車子的擋風鏡上，使視野更爲模糊，鏡子外面的雨刷，雖然一來一回，不停的清去水珠，但很快又佈上一層霧。轉過頭看看車外的街景，卻被一層白白的水氣把車窗塗滿了，就像他腦中一樣空白。他口中請計程車司機開快點，但心中却一片混亂。見了面，又該說些甚麼，事情來得這麼突然。

×月×日

韋南：

我搭明天下午五時十分的飛機飛往加拿大，因不想太多人來送行，才遲遲的通知你。目前我還沒

有固定的地址，希望我們能永遠的保持聯絡。若有空請來機場一晤。

· H ·

車子終於到達機場，拿了一張鈔票拋到司機旁的坐位，也不管夠不夠，或要找回零錢，急急的下車，進入機場，時間是四時三十分。趕緊到航空公司的服務台，只見要搭該班機而正辦出境手續的最後幾個旅客，這時機場廣播：

「星加坡第105號班機，從台北飛往東京的旅客，請快到出境室辦理出境手續。」

他想，五時十分起飛的班機，只有星航，怎麼會飛往東京，可能要轉機吧！不在服務台，也該在出境室。他立即三步併兩步飛跑到出境室門口張望，仍然見不到人，他就站在那，在每個手拿著皮箱要出境的旅客臉上都很留意的看，希望能在裡面找出一張熟識的面孔，張眼搜索整個候機室，也找不到。「會在機場餐廳裡嗎？還剩下二十分鐘就起飛了，該是不會在吧！不過去看看也好，說不定……。」時間是四時四十二分。

「算了，餐廳也不在，就在出境室門口站一站吧！說不定會有奇蹟出現。」帶著有點自慰的想。這時迎面來了幾位穿著星航制服，手提皮箱、化粧



箱的空中小姐，他有個衝勁要托她們帶個口訊，但又怕不是這班機，口訊又該說些甚麼？他的頭有點痛。算了，離起飛還有十幾分鐘，人早就進去了，等也是白等，回家吧！時間是四時五十五分。

出了機場，很後悔沒有提早一個小時來送行，昨天晚上在床上輾轉反覆的睡不着，猶疑不決的在考慮要不要到機場，一直到今天下午，還在為這件事而沒有決定。人既然要飛走了，誰又能留得住？當時大家也沒有互相承下諾言，就算是有，那又算得了甚麼，誰會等你這個窮小子，誰也得為自己本身着想一下，是不是？

X X X X

秋天的晚上來得特別早，六點還不到天已轉暗，陣陣涼風皆從門縫跑進屋裡，使人覺得有點寒意。小寶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新鞋子，蹦蹦跳跳摸這摸那，好不高興，因為等下要去吃張阿姨的喜酒。

「韋南，現在是幾點了，還不去換衣服，遲到了可就不好意思。小寶，怎麼又把手弄髒了，快點自己去洗手。甚麼時候了，你這做父親的還在看報紙。」

聽見太太從房間傳出來的聲音，父子互相看了一眼，還沒有把身體站直，太太便迎面走了過來。韋南眼前一亮，只見太太穿着一件淡灰帶藍絲絨繡花的旗袍，襟上掛著一個花型別針，頭髮梳成一個「貴婦裝」。銀色高跟鞋，白色手袋，顏色調配得煞是好看。打量了太太半晌，覺得太太實在漂亮。

「唔，那裡來的新衣服，誰送的。」本想稱讚幾句，可是到口邊却變成煞風景的話。

「你這人怎麼搞的，什麼送不送的。回頭碰到熟人就說我是別人免費送給你的好了。」

經太太這一說，韋南大笑起來：「好吧，待會吃完我們去逛公司。可是，這件漂亮衣服甚麼時候買的？」

「前年買的，一直沒有機會穿。」

到了酒樓，酒席還未開始。新娘是韋南太太的

好朋友，女人一見面，便嘰嘰呱呱的講個不停，韋南只能打個招呼，便小聲跟太太說先找個位子坐下，抱起小寶走了。

找到位子，小寶却坐立不安，下了椅子到處跑，一下子便認識一群新的小朋友。韋南一個人坐著酒宴中，一個相熟的朋友也沒有，除了新娘家的親人。自感無聊，點上一根煙，剛把火弄熄，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聽到一聲：「兄弟，好久不見了。」頓覺胸中一熱，認出是老朋友的聲音，轉過頭去，果然是永賢。一年也難得見著一次面，此時就如他鄉遇故知。

「永賢，怎麼是你，好嗎？」興奮得也不知該說些甚麼。

「還是老樣子，沒破沒爛，今天的新郎，是我的表弟。」

「哦！那真好，怎麼只有你一個人，嫂夫人呢？」

「誰？」

「你老婆呀，還有誰？」





「我那來的老婆，又還未結婚，就是有也不會忘記你這位老戰友，這還問。」

「那以前的未婚妻呢？」

「不要提了。大家性格不合，我先提出把婚約退了。那裡像你，娶了這麼一位又好又漂亮又給你生個白白胖胖的兒子的好太太，他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四歲。」聽到老朋友問起自己的小寶，韋南就有一種安慰和高興。在畢業後，忙著考執照，找工作，老同學各奔東西。在家裡自己又是老么，逼著要趕早結婚，後來經阿姨的安排下，認識一位剛從秘書學校畢業的小姐，長得還蠻清秀，個性也很柔順。交往短短的一個半月，便來個閃電結婚，連家人也想不到，婚後還擔心自己當初太魯莽，到第二年小寶便出世，現在小寶也快五歲了，一點問題也沒有，太太也很體貼，時間就這樣過了快五個年頭，而永賢到現在仍未有家室，還會怕個性不合而把婚約解除，使韋南有點不解，當年滿口現實主義有得吃時便要快的永賢，變成當年的自己，而自己却妥協了，真正變成他當年所指的「現實主義」。

想著，不由得自己笑了笑。

「喂，怎麼？」永賢也覺得老朋友變了「有甚麼好笑的。」

「哦！對不起。」也不想解釋「怎麼，近來不錯吧？也發福了。」

「唉！二哥不要說大哥了，大家還不是一樣，這種年齡，不福也得福。」

「有沒有再找對象？」

「唉！現在就像在跟第三類接觸的情況一樣。」

「喂！」韋南給他打氣，「你還沒有老到那種程度，我已經聽到你嘆了兩聲氣，有甚麼事是不能解決的？只要吩咐一聲。」

「那我就先謝謝了，不過我打算明年出國再唸點書，這年頭，不喝點洋水是不會吃香的。」

「那也好。」韋南點點頭。

X X X X

百貨公司裡一系列的模特兒半身像，胸前圍著個用薄布做成的帶子，有黑的，奶黃的，白的。這年的胸罩都有個女人名字，他們走到黛安芬專櫃，韋南指著問小寶：

「這是甚麼？」

小寶想了想。「這是媽媽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爸，我要尿尿。」

「好，」韋南一時想起，便問太太說：「怎麼你兒子最近喜歡抬起一條腿尿尿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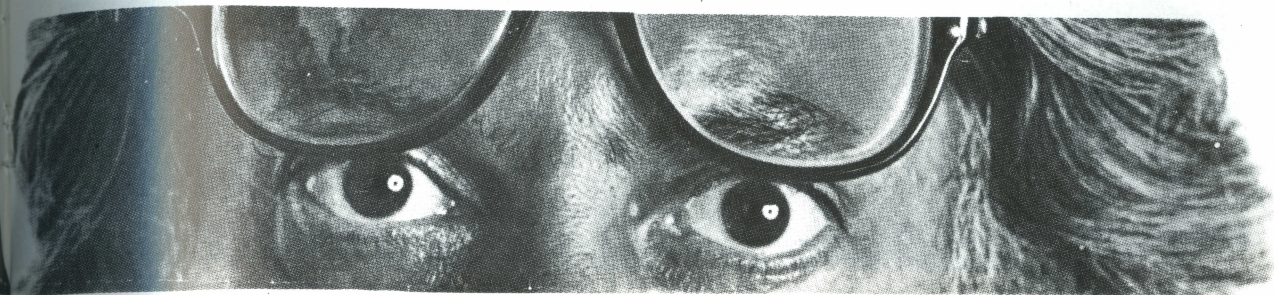


謝謝你的邀請，我也很久沒有參加過舞會了，剛好那天，不用上課，不如六點半，你來找我，好嗎？

X X X X

· H ·

自從買了電視機，永賢每天最少對著它兩三個小時（新聞報導除外）。這時螢光幕上的歌正唱得



起勁，看的人也隨著旋律一拍一拍的打著椅子的扶手，突然聽到大門關上的聲音，永賢把眼睛移離電視，轉向正踏進客廳的韋南。

「喲！寶貝，回來了，怎麼天一亮就連鬼影都不見了。」

「房東來過了嗎？」韋南問。滿臉倦容的走進客廳，幾乎是凌空而降進那張舊沙發上。

「來過了，剛走。我是說去那裡玩？」

「他說些甚麼沒有？」

「誰？」

「房東呀！」

「哦！」繼續說：「找H？」

「甚麼H？」韋南有點心不在焉的說：「他說甚麼沒有？」

「誰？」

「他媽的，房「西」呀！」韋南被永賢問了幾個「誰」有點氣惱，疲倦反而消失了。

「你管他房東說些甚麼？又不會加你房租。」永賢也因韋南左顧而言生氣。「就是要加也是明年合約滿了以後的事，你他媽的真會……。」

「可夫出去了？」韋南看看四周，沒話找話的問。

「房子只有那麼丁點大，半隻眼睛就看完了。」注意力又轉回電視螢光幕。

韋南本想吊一吊他的胃口，沉默了一陣，看看沒有反應，心裡反而不是滋味。

「我帶她到郊區去玩。」忍不住還是說了。

「誰？H？」

「唔。」

「台北市那來的郊區？」永賢從桌上的香煙盒拿起一支煙。

「唉！總言之看不到台北市人的地方就可以算是郊區了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「哦？你還要怎樣，吃飯看電影是免不了的啦，誰有那麼好的腳力整天逛。」

「嘻嘻！我就知道不會那麼簡單，那甚麼時候帶她回來。」

「幹嘛？」

「誰曉得？」電視亮起了「下週同一時間再見」，永賢起來換了一個頻道。

「我不想再見面了。」聞到香煙味，手指不由自主的癮上來，便給自己點上一根，用勁的吸上一口，徐徐的吐出，有點迷惘的感覺。

「最低限度在這兩三個月內，我想以通信方式代替見面，一來省錢，二來省事，三來你老兄不用怕我再向你借錢，今天花了我幾百塊，想起來胃就痛。」韋南繼續的在說。



「真多餘。」

「胃痛也多餘。」

「你以為你是誰？」永賢說：「現在是個人吃人的肉食世界，有得吃就快點吃，放著會給別人拿走的。寫信，這已經是一九〇〇年代的老招式，現

在的世界，一切都講究效率，要快。誰還有這種閒情逸緻給你通信，我跟你說，花雕堪折真需折，有得吃時就要快，如果換了我，今晚就把她帶回來了。」

「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……。」韋南站起來到



廚房從冰箱取出一瓶冰水，給自己倒了一杯，拿回客廳，順便也給永賢倒滿，繼續的說：「你忘了人是一種有思想感情，而不合邏輯的動物。」

「唔。」永賢拿起杯子喝了一口，「好，你說說看。」韋南有點激動的喝一口水。「而你剛才所說全是一杯水主義，亂搞關係，甚麼有得吃時就要快。就如把食物放進嘴裡並不一定表示飢餓，喝下一杯水並不一定是口渴，嚼花生來打發時間，吃糖果以緩和緊張的情緒，沒有一種是在滋養身體。若果吃太多無法緩和自己的緊張時，身體便會發胖，酒喝太多會損害肝臟甚至上癮，這些後果的產生全都因為把滋養及非滋養混為一談。兄弟，這種去倫敦倫敦去或去敦倫倫敦去的關係搞多了，是有害的，切戒之！戒之！」

X X X X

×月×日

韋南：

我最近忙著要代同學上班，是一家私人寶石公司，工作方面不會太忙，只是不習慣朝九晚五的上班制度，每天回到宿舍就想找周公報告。關於你那位永賢同學找女朋友一事，真不好辦，暑假期間，有很多都搬出宿舍，而且文學院只有外文系某部份

較為活潑。有一位是英語系，浙江人，開學後四年級，你同學可有意見？

· H ·

×月×日

韋南：

Hi，回來了，真的以四十八個小時環繞全島？世上像你這種怪人實在少有，我還以為你在這個星期才回來。中南部本來就是那兩三條路，當然沒有台北市的繁榮，不過每個地方都具有其獨特之處。中秋節就到了，你的節目已經安排好了嗎？我本來打算到新竹同學家渡過中秋，後來想到要擠車子，還是乖乖的留在宿舍陽台賞月算了。

· H ·

×月×日

韋南：

開學才不久，功課就一大堆了，忙得每個人都有點吃不消，至今總算馬馬虎虎的可以應付。我這學期所修的科目已退選了兩科，現在剩下中英語言比較、西班牙文、英詩、戲劇、作文、英文、視聽教育、英語教學法。你們呢？一定比我們多一倍吧